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

比干將狐狸皮硝熟，造成一件袍襖，只候嚴冬進袍。瞬息光陰，一如撚指，不覺時近仲冬。紂王同妲己宴樂於鹿臺之上，那日只見：彤雲密布，凜冽朔風。亂舞梨花，乾坤銀砌；紛紛瑞雪，遍滿朝歌。

當駕官啟奏：「比干候旨。」王曰：「宣比干上臺。」比干行禮畢。

王曰：「六花雜出，舞雪紛紜，皇叔不在府第酌酒禦寒，有何奏章，冒雪至此？」

比干奏曰：「鹿臺高接霄漢，風雪嚴冬，臣憂陛下龍體生寒，特獻袍襖，與陛下禦冷驅寒，少盡臣微悃。」

王曰：「皇叔年高，當留自用；今進與孤，足徵忠愛！」命「取來。」

比干下臺，將朱盤高捧，面是大紅，裏是毛色。比干親手抖開，與紂王穿上。

帝大悅：「朕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實缺此袍禦寒。今皇叔之功，世莫大焉！」紂王傳旨：「賜酒共樂鹿臺。」

妲己在繡簾內觀見，都是他子孫的皮，不覺一時間刀剗肺腑，火燎肝腸，此苦可對誰言！暗罵：「比干老賊！吾子孫就享了當今酒席，與老賊何干？你明明欺我，把皮毛惑吾之心。我不把你這老賊剗出你的心來，也不算中宮之后！」淚如雨下。

紂王與比干把盞，比干辭酒，謝恩下臺。

紂王著袍進內，妲己接住，見而心悸。王曰：「鹿臺寒冷，比干進袍，甚稱朕懷。」

妲己奏曰：「妾有愚言，不識陛下可容納否？陛下乃龍體，怎披此狐狸皮毛？不當穩便，甚為褻尊。」

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是也。」遂脫將下來貯庫。

一日，妲己在鹿臺陪宴，陡生一計，將面上妖容徹去，比平常嬌媚不過十分中一二。大抵往日如牡丹初綻，芍藥迎風，梨花帶雨，海棠醉日，豔冶非常。

紂王正飲酒間，諦視良久，見妲己容貌大不相同，不住盼睐。妲己曰：「陛下頻顧賤妾殘粧何也？」紂王笑而不言，妲己強之。

紂王曰：「朕看愛卿容貌，真如嬌花美玉，令人把玩，不忍釋手。」

妲己曰：「妾有何容色，不過蒙聖恩寵愛，故如此耳。妾有一結識義妹姓胡。名曰喜媚，如今在紫霄宮出家。妾之顏色，百不及一。」

紂王原是愛酒色的，聽得如此容貌，不覺心中欣悅，乃笑而問曰：「愛卿既有令妹，可能令朕一見否？」

妲己曰：「喜媚乃是閨女，自幼出家，拜師學道，上洞府名山紫霄宮內修行，一刻焉能得至？」

王曰：「托愛卿福庇，如何委曲，使朕一見，亦不負卿所舉。」

妲己曰：「當時同妾在冀州時，同房針線，喜媚出家，與妾作別，曾留一信香。未及二月，蒙聖恩取上朝歌，侍陛下左右，一向忘卻。方纔陛下不言，妾亦不敢奏聞。」

紂王大喜曰：「愛卿何不速取信香焚之？」

妲己曰：「尚早。喜媚乃是仙家，非同凡俗；待明日，月下陳設茶果，妾身沐浴焚香相迎方可。」

王曰：「卿言甚是，不可褻瀆。」紂王與妲己宴樂安寢。

妲己至三更時分，現出元形，竟到軒轅墳中。只見雉雞精接著，泣訴曰：「姐姐！因為你一席酒，斷送了你的子孫盡滅，將皮都剝了去，你可知道？」

妲己亦悲泣道：「妹妹！因我子孫受此沉冤，無處申報，尋思一計，須……如比如此，可將老賊取心，方遂吾願。今仗妹妹扶持，彼此各相護衛。我思你獨自守此巢穴，也是寂寥，何不乘此機會，享皇宮血食，朝暮如常，何不為美。」

雉雞精深謝妲己曰：「既蒙姐姐抬舉，敢不如命，明日即來。」

妲己計較已定，依舊隱形回宮入竅，與紂王共寢。

次日正是紂王歡忭，專候今晚喜媚降臨，恨不得把金烏趕下西山，去捧出東邊玉兔來。至晚，紂王見華月初昇，一天如洗，催逼妲己焚香。

妲己曰：「妾雖焚香拜請，倘或喜媚來時，陛下當迴避一時。恐凡俗不便，觸彼回去，急切難來。待妾以言告過，再請陛下相見。」

紂王曰：「但憑愛卿分付，一一如命。」

妲己方淨手焚香，做成圈套。將近一鼓時分，聽半空風響，陰雲密布，黑霧迷空，將一輪明月遮掩。一霎時，天昏地暗，寒氣侵入。

紂王驚疑，忙問妲己曰：「好風！一會兒翻轉了天地。」

妲己曰：「想必喜媚踏風雲而來。」言未畢，只聽空中有環珮之聲，隱隱有人聲墜落。妲己忙催紂王進裏面，曰：「喜媚來矣。俟妾講過，好請相見。」

紂王只得進內殿，隔簾偷瞧。只見風聲停息，月光之中，見一道姑穿大紅八卦衣，絲條麻履。況此月色復明，光彩皎潔，且是燈燭輝煌，常言「燈月之下看佳人，比白日更勝十倍。」只見此女肌如瑞雪，臉似朝霞，海棠丰韻，櫻桃小口，香臉桃腮，光瑩嬌媚，色色動人。

妲己向前曰：「妹妹來矣！」

喜媚曰：「姐姐，貧道稽首了。」二人同至殿內，行禮坐下。

茶罷，妲己曰：「昔日妹妹曾言，『但欲相會，只焚信香即至。』今果不失前言，得會尊容，妾之幸甚。」

道姑曰：「貧道適聞信香一至，恐違前約，故此即速前來，幸恕唐突。」彼此遜謝。

紂王再觀喜媚之姿，復睹妲己之色，天地懸隔，暗想：「但得喜媚同侍衾枕，便不做天子又有何妨。」心上甚是難過。

妲己問喜媚曰：「妹妹是齋，是葷？」

喜媚答曰：「是齋。」

妲己傳旨：「排上素齋來。」二人傳盃敘話。燈光之下，故作妖嬈。

紂王看喜媚，真如蕊宮仙子，月窟嫦娥。只弄得魂遊蕩漾三千里，魄遶山河十萬重，恨不能共語相陪，一口吞他下肚。紂王抓耳撓腮，坐立不寧，急得不耐煩，只是亂咳嗽。

妲己已會其意，眼角傳情，看著喜媚曰：「妹妹，妾有一言奉瀆，不知妹妹可容納否？」

喜媚曰：「姐姐有何事分付？貧道領教。」

妲己曰：「前者妾在天子面前，讚揚妹妹大德，天子喜不自勝，久欲一睹仙顏；今蒙不棄，慨賜降臨，實出萬幸。乞賢妹念天子渴想之懷，俯同一會，得領福慧，感戴不勝！今不敢唐突晉謁，托妾先容。不知妹妹意下如何？」

喜媚曰：「妾係女流，況且出家，生俗不便相會，二來男女不雅，且男女授受不親，豈可同筵晤對，而不分內外之禮。」

妲己曰：「不然。妹妹既係出家，原是『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』，豈得以世俗男女分別而論。況天子係命於天，即天之

子，總控萬民，富有四海，率土皆臣，即神仙亦當讓位。況我與你幼雖結拜，義實同胞，即以姐妹之情，就見天子，亦是親道，這也無妨。」

喜媚曰：「姐姐分付，請天子相見。」

紂王聞「請」字，也等不得，就走出來了。紂王見道姑一躬，喜媚打一稽首相還。

喜媚曰：「請天子坐。」紂王便傍坐在側。

燈光下，見喜媚兩次三番啟朱唇，一點櫻桃，吐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；轉秋波，雙灣活水，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。把個紂王弄得心猿難按，意馬馳驅，只急得一身香汗。

姐已情知紂王欲火正熾，左右難捱，故意起身更衣，上前曰：「陛下在此相陪，妾更衣就來。」

紂王復轉下坐，朝上覲面傳杯。紂王燈下以眼角傳情，那道姑面紅微笑。紂王斟酒，雙手奉於道姑；道姑接酒，吐嬌娜聲音答曰：「敢勞陛下！」紂王乘機將喜媚手腕一捻，道姑不語，把紂王魂靈兒都飛在九霄。

紂王見是如此，便問曰：「朕同仙姑臺前玩月，何如？」

喜媚曰：「領教。」紂王復攜喜媚手出臺玩月，喜媚不辭。

紂王心動，便搭住香肩，月下偎倚，情意甚密。紂王心中甚美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仙姑何不棄此修行，而與令姐同住宮院，拋此清涼，且享富貴，朝夕歡娛，四時歡慶，豈不快樂！人生幾何，乃自苦如此。仙姑意下如何？」喜媚只是不語。

紂王見喜媚不甚推托，乃以手抹著喜媚胸臆，軟綿綿，溫潤潤，嫩嫩的腹皮，喜媚半推半就。紂王見他如此，雙手抱摟，偏殿交歡，雲雨幾度，方纔歇手。正起身整衣，忽見姐已出來，一眼看見喜媚烏雲散亂，氣喘吁吁。

姐已曰：「妹妹為何這等模樣？」

紂王曰：「實不相瞞，方纔與喜媚姻緣相湊。天降赤繩，你妹妹同侍朕左右，朝暮歡娛，共享無窮之福。此亦是愛卿薦拔喜媚之功，朕心嘉悅，不敢有忘。」即傳旨重新排宴，三人共飲，至五更方共寢鹿臺之上。

紂王暗納喜媚，外官不知。天子不理國事，荒淫內闕，外廷隔絕，真是君門萬里。武成王雖執掌大帥之權，提調朝歌四十八萬人馬，鎮守都城，雖然丹心為國，其如不能面君諫言，彼此隔絕，無可奈何，只行長嘆而已。

一日，見報說，東伯侯姜文煥分兵攻打野馬嶺，要取陳塘關，黃總兵令魯雄領兵十萬把守去訖。

紂王自得喜媚，朝朝雲雨，夜夜酣歌，那裏把社稷為重。那日，二妖正在臺上用早膳，忽見姐已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；把紂王驚駭汗出，嚇的面如土色。見姐已口中噴出血水來，閉目不言，面皮俱紫。

紂王曰：「御妻自隨朕數年，未有此疾。今日如何得這等凶症？」

喜媚故意點頭歎曰：「姐姐舊疾發了！」

帝問：「媚美人為何知御妻有此舊疾？」

喜媚奏曰：「昔在冀州時，彼比俱是閨女。姐姐常有心痛之疾，一發即死。冀州有一醫士，姓張，名元；他用藥最妙，有玲瓏心一片煎湯吃下，此疾即愈。」

紂王曰：「傳旨宣冀州醫士張元。」

喜媚奏曰：「陛下之言差矣！朝歌到冀州有多少路！一去一來，至少月餘。耽誤日期，焉能救得？除非朝歌之地，若有玲瓏心，取他一片，登時可救；如無，須臾即死。」

紂王曰：「玲瓏心誰人知道？」

喜媚曰：「妾身曾拜師，善能推算。」

紂王大喜，命喜媚速算。這妖精故意搯指，算來算去，奏曰：「朝中止有一大臣，官居顯爵，位極人臣；只怕此人捨不得，不肯救拔娘娘。」

紂王曰：「是誰？快說！」

喜媚曰：「惟亞相比干乃是玲瓏七竅之心。」

紂王曰：「比干乃是皇叔，一宗嫡派，難道不肯借一片玲瓏心為御妻起沉痾之疾？速發御札，宣比干！」差官飛往相府。

比干閑居無辜，正為國家顛倒，朝政失宜，心中晝書。

忽堂候官敲雲板，傳御札，立宣見駕。比干接札，禮畢，曰：「天使先回，午門會齊。」比干自思：「朝中無事，御札為何甚速？」話未了，又報：「御札又至！」比干又接過。不一時，連到五次御札。

比干疑惑：「有甚緊急，連發五札？」正沉思間，又報：「御札又至！」持札者乃奉御官陳青。

比干接畢，問青曰：「何事要緊，用札六次？」

青曰：「丞相在上：方今國勢漸衰，鹿臺又新納道姑，名曰胡喜媚。今日早膳，娘娘偶然心疼疾發，看看氣絕。胡喜媚陳說，要得玲瓏心一片，煎羹湯，吃下即愈。皇上言：『玲瓏心如何可得？』胡喜媚會算，算丞相是玲瓏心。因此發札六道，要借老千歲的心一片，急救娘娘，故此緊急。」

比干聽說，驚得心膽俱落，自思：「事已如此！」乃曰：「陳青，你在午門等候，我即至也。」

比干進內，見夫人孟氏曰：「夫人，你好生看顧孩兒微子德！我死之後，你母子好生守我家訓，不可造次。」言罷淚如雨下。

夫人大驚，問曰：「何故出此不吉之言？」

比干曰：「昏君聽信姐已有疾，欲取吾心作羹湯，豈有生還之理！」

夫人垂淚曰：「官居相位，又無欺誑，上不犯法於天子，下不貪酷於軍民，大王忠誠節孝，素表著於人耳目，有何罪惡，豈至犯取心慘刑。」

有子在傍泣曰：「父王勿憂。方纔孩兒想起，昔日姜子牙與父王看氣色，曾說不利，留一簡帖，見在書房，說：『至危急兩難之際，進退無路，方可看簡，亦可解救。』」

比干方悟曰：「呀！幾乎一時忘了！」忙開書房門，見硯臺下壓著一帖，取出觀之，看畢曰：「速取火來！」取水一碗，將子牙符燒在水裏，比干飲於腹中。忙穿朝服上馬，往午門來。

六札宣比干，陳青泄了內事，驚得一城軍民官宰，盡知取比干心作羹湯。

武成王黃元帥同諸大臣俱在午門，只見比干乘馬，飛至午門下馬，百官忙問其故。

比干曰：「取心一節，吾總不知。」百官隨比干至大殿。比干逕往鹿臺下候旨。

紂王正站立等候，聽得比干至，命：「宣上臺來。」比干行禮畢。王曰：「御妻偶發沉痾心痛之疾，惟玲瓏心可愈。皇叔有玲瓏心，乞借一片作湯，治疾若愈，此功莫大焉。」

比干曰：「心是何物？」

紂王曰：「乃皇叔腹內之心。」

比干怒奏曰：「心者一身之主，隱於肺內，坐六葉兩耳之中，百惡無侵，一侵即死。心正，手足正；心不正，則手足不正。心為萬物之靈苗，四象變化之根本。吾心有傷，豈有生路！老臣雖死不惜，只是社稷坳墟，賢能盡絕。今昏君聽新納妖婦之言，賜吾摘心之禍；只怕比干在，江山在；比干存，社稷存！」

紂王曰：「皇叔之言差矣！總只借心一片，無傷於事，何必多言？」

比干厲聲大叫曰：「昏君！你是酒色昏迷，糊塗狗彘！心去一片，吾即死矣！比干不犯剗心之罪，如何無辜遭此非殃！」

紂王怒曰：「君叫臣死，不死不忠。臺上毀君，有虧臣節！如不從朕命，武士，拿下去，取了心來！」

比干大罵：「姐已賤人！我死冥下，見先帝無愧矣！」喝：「左右，取劍來與我！」

奉御將劍遞與比干。比干接劍在手，望太廟大拜八拜，泣曰：「成湯先王，豈知殷受斷送成湯二十八世天下！非臣之不忠耳！」遂解帶現軀，將劍往臍中刺入，將腹剖開，其血不流。比干將手入腹內，摘心而出，望下一擲，掩袍不語，面似淡金，逕下臺去了。

諸大臣在殿前打聽比干之事，眾臣紛紛，議論朝廷失政，只聽得殿後有腳跡之聲。

黃元帥望後一觀，見比干出來，心中大喜。飛虎曰：「老殿下，事體如何？」

比干不語，低首速行，面如金紙，逕過九龍橋去，出午門。常隨見比干出朝，將馬伺候，往北門去了。